

求恕齋  
叢書

心嚮往齋詩文集

七



心鄉往齋集卷十八

曲阜孔繼鑠著

吳興劉承幹校

齊宣王論

嘗讀孟子載與齊宣王問答甚詳而孟子卒未嘗一用於齊史獨稱其好士何也齊宣王席威王之聲概亦頗以好士自多當日天下士亦往往歸之誠不得謂之穉士曼士者也昔王濁述易傳對齊宣王曰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名者驕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齊宣王殆有好士之名而無其實者也史獨稱其好士何也三代

以前君臣一體都俞吁咈如貢肝鬲自直諫之道阻而  
曲學之士進隱言興聖言絕鮒魚蟹堦之祝疾大狡兔  
之譬齊威王固已開其先矣稷下學士且數百千人路  
不聞擁篲堂不聞降階何鼓瑟而來吹竽不去者之多  
也今乃知齊宣王非能知王斗也尺縠爲冠之說進而  
任斗以官非能悅鄒忌也一子五子之說進而晏首黜  
而忌大用非能信閭邱生於立談頃也狸鼬釜鼈之說  
進而載與俱歸非寘能納湧于髡之薦賢也鳥翼獸足  
柴胡桔梗之說進而所見七人顯卽慎到田駢接子環  
淵之徒初亦未嘗闢館開第高門大屋而尊崇之也讀

其一家言惑於陰陽名法雕龍天口諸雜說而始捐文  
馬備安車奉黃金白璧爲先生上壽他如春居太室百  
畝之諷匡倩博戈鼓瑟之解田巴觀水知醜之博辯尹  
文子黃公二女之謙辭類皆領艷在初十投九拒微言  
潛啟石水乃洽甚矣齊宣王好勇好貨好色要不如其  
好隱之深也宣王固嘗對鍾離女子曰隱實寡人所深  
願也夫隱與怪亂等聖門所不道孟子闢邪說尊聖言  
不惜數顧青齊之郊而踐臨淄之庭齊王而果好士也  
吾知舉表海而聽之恐後矣奈何以吾惛一語置匡國  
之謀塞生民之機而斬自新之路而史獨稱其好士何

也抑又考之趙威后責齊宣王以國有二士一女如鍾離子華陽子北宮嬰兒子弗能用亦未嘗一語及齊之容卿道大莫容又何足僅爲齊宣責乎或曰輿薪折枝挾山超海非隱言邪嗚呼縱橫之世非投所好則不入孟子之隱言聖人之微言也此邪正之分也

### 步算釋例序

天非空譚有理有器言理言器又有中西二法中法羲和常儀占日月起黃帝時西法默冬推定日躔起周考王時迄今數千百年各家成說立書不可紀極昔人謂讀推衍策步之書有二患一曰淺而不專一曰執而難

通班氏之言曰星事彌悍非湛密者弗能出也貴專也易曰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故貴通也繼鑠竊謂不難於專而難於通古者數列六藝上有教下有習聖門諸賢有兼通其事者矣世有專而罔通者其習之過與靡所要領譬之之地不能舉其驛之水不能號其津也白田成君芙卿讀書淹貫於幾何之學尤一一精實典要曉白無疑慮疑者無從入也爲之分解擘析提綱標目書僅一卷其於數千百年不可紀極之說俾習之者如老馬走暗中衢述曲達如長年手柁萬里波濤中遠見點煙卽識爲某某島嶼所謂稱名小取類大推而行

之謂之通也士君子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又別有象數精粗其貫要皆實用經世無絲忽麗於空洞虛寂之野歲差之於厯也測量之於漕也水法之於西北地利也圖經占極之於海運海防也芙卿年茂才雄行將大用於世世僅以三角四元之學擬芙卿淺之乎視芙卿矣世之嚴持用中黜西之說者讀芙卿之書亦可以精通其義矣道光丁未秋九月

漢書校證序

溧陽史先生既歿其遺箸不畀之子而歸於女夫金壇馮氏馮出所藏以質寶應成君心巢心巢館余西齋因

得略竟卷帙而爲之三歎焉儒生生古人後不過數十  
寒暑養親畜妻子存問交遊黨族生事雜眠食其得一  
窗一几一硯相周旋蓋亦慙矣蒿堵冷氊又復枝梧薪  
木搓掇縕絮甚或依寄煩溷日月因人天末漂轉雲暮  
無所其爲几硯之樂視閒適者抑又難矣輒謂箸述之  
厄如際亂山好爲隱僻無根走入叢莽者無論已扶樹  
經史道出康莊播越流傳迺更難於行路水火扣之蟬  
鼠殘之兵燧流離之相輕相嫉者悠悠不學而顛倒之  
悲乎未也夫繼葉荒零罔珍先緒莫之能學且無能抱  
持而護秘之也悲何如也吾是以愴愴於史先生也心

巢嗜古深造不根據畔道不穿鑿市博不受古誕不阿  
今好獨於此冊百低徊焉而先生之學之弗迷而登岸  
可知也馮君春艤余故人也將攜是冊客河北余適有  
馬陵之遊當再取十讀爲蘭臺之導手民責在春艤而  
春艤橐筆不自飽是又益余悲夫

繡水王氏摹刻高南阜硯史序

硯有史創自米海嶽陳振孫直齋書目收僅一卷明連  
江陳第世善堂藏海嶽本爲二卷者誤也元金闇陸友  
自號硯北先生著硯史近傳其墨史三卷硯史無傳  
國初四庫書目載硯史一卷卽米氏本尊其體例史名

而實譜也譜莫詳於內府西清之刻銘事完粲譜名而實史也南阜老人才高位下右臂以疾廢諸器奇鬱精書妙繪不足以吐輸而一寓於硯史集陶石金澄泥凡若干硯正背二圖間及側面故圖之數倍於硯剛柔燥溼既詳性用龍尾鳳喙斧形風字極古品之奇瓌不過其間時代遞存藏家轉徙師友投贈兒女遺畀莫不苦心端委傳以人氏識以年時爲來者永永壽焉夫天子諸侯有國史以記言事述善惡寓勸戒士不獲措笏珥筆居柱下悠悠歲徂納景甕牖耳目蹇澁喉舌退廢又不甘以摧頽不盡精氣委之牢落寬閒之野此草

野丹鉛爲無用之用而強以史名其家者爲可悲也繡水王文惜庵亦南阜落莫之倫也不斬心力鏤傳是冊眞有心人哉西清譜刻民間既不多見米本世亦罕傳此冊如丹木遊珠照耀陵谷吾知李之彥蘇易簡所傳古硯譜亦不得專美於前矣嗟乎得一知己死可不恨如南阜得惜庵尙何言尙何言

吏治集古序

余耳箇雲明經名久矣或以其體方而意拙殆迂闊人耳丙午春于役河上始識箇雲於鍾吾講院丁未夏謬來主講得與其朝夕其立身行己如深山窮谷百餘歲

避世老農誠拙而方矣及觀其應機處世有不迂闊人  
萬萬所不能及者又何智也吾固知其於古必有獲也  
久乃稍稍出其所著五七言古近體詩慧出學外迥殊  
常製及讀其手輯吏治集古一書乃歎篤雲之不方不  
拙而仍不失爲方爲拙之妙其化裁於古也深矣書僅  
二卷爲類僅十有二而於上下千百年吏治人心斬然  
而一劃於正凡古名賢處危履險通權達變決幾於俄  
頃者亦各各附見直使閱之者眉軒色翥心解意怡讀  
之恐盡如歡喜夢如佳山水遊而不願其蘧然覺索然  
止也何其智也昔文中子贊繁師元書曰無苟作范蔚

宗撰後漢書成自謂殆無一字虛設吾謂籥雲此作可謂不苟其評論註語亦可謂字無虛設又嘗讀宋史孫甫傳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推見當時治亂使聞者忘倦世爲之言曰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今吾亦曰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籥雲嘗精五診之學茲所採集亦多藥石之言世有方且拙者吾且將以籥雲之圓而方巧而拙者醫之矣鶴田給諫春醴比部亟勸付梓余亦樂覩斯集之成故不辭而爲之序以質世之迂闊籥雲者

石倉十二代詩選補序

有明詩選不下數十百家卷軸最富無過曹能始石倉  
十二代詩選雖朱竹垞明詩綜自帝后迄雜流幾三千  
三百人之多莫是過也明季鼎革能始殉難後石倉園  
廢爲榛莽是刻涇失久矣國朝四庫載有初集二集  
二種其三集四集五集六集僅見千頃堂書目海鹽朱  
笠亭作能始小傳亦詳載是選然亦僅有一集至六集  
卷數至七集八集續集社集等編不獨海內鮮見其書  
其書目亦無傳焉或謂詩至明季公安竟陵後日益蕪  
傳者殘編斷簡復旋轉於數百年後而隱見於存亡恍

惄之鄉是可悲矣猶欲繩其疵而厭其傳焉是亦不仁  
之論也道光己亥泊舟召伯埭於小肆敝簏檢得是冊  
恨已殘缺殆盡輒喜八集社集等編二百年來尙存兵  
火鼠蠹之餘未始非詩人之厚幸也丙午長夏爰取是  
冊就其殘逸略爲裝補次第冠以卷目存諸家塾以示  
來茲淮海廓道人孔繼鑠述

瘦春仙館遺詩序

告於天下曰有女子焉長於洪河之野大荒之東其地  
平衍沙田廣鹵無高山澄川亭林花藥禽魚之美海氣  
不霽恒苦霪潦原草深茂時見狼狽而此女子以生以

長以嫁以病以死以葬在其中夫生死何足異而此女子穎異誠慧神授天與偃藏一屋心周萬紀嶽宗海若往來襟抱夫室有殤子鄰閭隕涕善人不祿衢巷嗟傷而此女子淪沒窮壤悒惻早衰頓舉其胸中不可一世之奇與其斷環零瑱高蘊后土天下聞之有不盡然悽斷者乎天下之大萬里之外感其人之賢之才而素歔憑弔焉其竝世而產同氣成長手足之敬如在一身乃坐見其人之啾唧蕭槭瘞疾愁苦以死有不剗肝刺心泣盡以血者乎友人魯通父將次其女兄靈香遺詩以授梓工嗚咽滂沱豈偶然哉余獨怪一門之中旣生通

父又生才美如通父通父年盛遇蹇鬢毛半白靈香之遇乃更蹇於通父嗟呼魚鹽之濱古有賢哲白雪之歌出於下里人苟自樹立生死寂寥之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黃鍊盦詞藁序

同年黃子鍊盦輯其所爲詞仿宋吳文英夢窗詞藁例以甲乙第其編屬廊道人爲之序道人不知詞能知鍊盦之深於詞也且鍊盦之詞之深有不僅於其詞知之也鍊盦能文不示人道人曾充禮部外簾官於糊名所見其四子文又能詩有感於道人騎省歎逝之作因出